

論

衡

冊

一

論衡

四
浩
鑑
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 | | |
|-------|-------|-------|
| 杭縣 | 杭縣 | 桐鄉 |
| 丁輔之監造 | 高時顯輯校 | 陸費逵總勘 |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
理及王仲任三君子並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
之而迨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
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及
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窳靡
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
論指訐時短牴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
好澶漫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
且敝箒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
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
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真迺創
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

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棼複還而前後條委深
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
事隲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
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睹令
人誦之泠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
鬧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率畫一無殊喙
以故中郎祕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還
許時有異人異書之疑邕與期其綜覽博識寧出
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
之宅書不迎刃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
絕慶吊墻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甚也
倘盡如中郎必埃求者搽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
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得善本鋟竣丐序不佞是

書且揭兩曜而天行僻壤涼播自今爲談助與才
進者奚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有神必
咤爲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張君剖劘
以公秬苑敢一言弁之告當世博雅諸士能論衡
之精而始不爲僞書僞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
超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楫序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鱗慕蘧師彪以雄之學濬諛聞之竇而牖薄社耳目執人夔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續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勞莫衷言不可襲與韞而日中爲沽也微歟中郎匿之帷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登祕府仲尼

伯魚猶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時茁神物時茁宛委
西陽靈族司馬安所禱天真之服闋其名山而化
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櫝衡
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眎人彼且以爲鑷利于翳
泰至則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
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
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
謹乎累銖而不失迨鎰而昏乎有傳于肆曰一提
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
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
而一市人皆眩竇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
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
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

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
者以無足售而罔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
平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
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
程氏矣昔

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目錄凡三十五篇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第二卷

幸遇第五

命義第六

無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驗第九

第三卷

偶會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怪奇第十五

第四卷

書虛第十六

變虛第十七

第五卷

異虛第十八

感虛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虛第二十八

禍虛第二十一

龍虛第二十二

雷虛第二十三

第七卷

道虛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第九卷

問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談天第三十一

說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別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狀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謹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

闕

明零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須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僞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調時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譏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崇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詰術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賢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紀第八十五

論衡卷第一

漢會稽王充著

新安程榮校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

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懿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于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

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
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
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
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
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
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
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
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
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
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
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
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圈之說無方
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

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爛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

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
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
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
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
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
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
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嬰火世可希主不可准
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
好文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
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
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
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

與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尙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

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
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
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
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
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
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
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
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
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
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
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

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
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
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
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
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
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
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
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
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
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
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
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
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

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鈞掛容體蠶蠹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

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爲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

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
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
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
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
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
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
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
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
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
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
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未嘗滅也埜成丘
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汚言
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

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王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

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
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
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
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
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
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
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
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
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
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
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
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
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

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
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
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
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
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
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
而無官懷銀紉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
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
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
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
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
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
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

猶以鴻才為厮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
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
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
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
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
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
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
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
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
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
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
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
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

之干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
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
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
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
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
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
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
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
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
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
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
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

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

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
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
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
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
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
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
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
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
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
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
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
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
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

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

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
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
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
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
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
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
天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
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
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
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
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
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

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
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
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
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
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
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
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
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
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天者百歲
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
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
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
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

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
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
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
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
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
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
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
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
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
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
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

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二十四十歲矣

王充論衡卷第一

與爾三語文王六十而薨文王七十而薨周文王八十而薨文王九十而薨文王百歲而薨文王百一歲而薨文王百二歲而薨文王百三歲而薨文王百四歲而薨文王百五歲而薨文王百六歲而薨文王百七歲而薨文王百八歲而薨文王百九歲而薨文王百十歲而薨文王百十一歲而薨文王百十二歲而薨文王百十三歲而薨文王百十四歲而薨文王百十五歲而薨文王百十六歲而薨文王百十七歲而薨文王百十八歲而薨文王百十九歲而薨文王百二十歲而薨文王百二十一歲而薨文王百二十二歲而薨文王百二十三歲而薨文王百二十四歲而薨文王百二十五歲而薨文王百二十六歲而薨文王百二十七歲而薨文王百二十八歲而薨文王百二十九歲而薨文王百三十歲而薨文王百三十一歲而薨文王百三十二歲而薨文王百三十三歲而薨文王百三十四歲而薨文王百三十五歲而薨文王百三十六歲而薨文王百三十七歲而薨文王百三十八歲而薨文王百三十九歲而薨文王百四十歲而薨文王百四十一歲而薨文王百四十二歲而薨文王百四十三歲而薨文王百四十四歲而薨文王百四十五歲而薨文王百四十六歲而薨文王百四十七歲而薨文王百四十八歲而薨文王百四十九歲而薨文王百五十歲而薨文王百五十一歲而薨文王百五十二歲而薨文王百五十三歲而薨文王百五十四歲而薨文王百五十五歲而薨文王百五十六歲而薨文王百五十七歲而薨文王百五十八歲而薨文王百五十九歲而薨文王百六十歲而薨文王百六十一歲而薨文王百六十二歲而薨文王百六十三歲而薨文王百六十四歲而薨文王百六十五歲而薨文王百六十六歲而薨文王百六十七歲而薨文王百六十八歲而薨文王百六十九歲而薨文王百七十歲而薨文王百七十一歲而薨文王百七十二歲而薨文王百七十三歲而薨文王百七十四歲而薨文王百七十五歲而薨文王百七十六歲而薨文王百七十七歲而薨文王百七十八歲而薨文王百七十九歲而薨文王百八十歲而薨文王百八十一歲而薨文王百八十二歲而薨文王百八十三歲而薨文王百八十四歲而薨文王百八十五歲而薨文王百八十六歲而薨文王百八十七歲而薨文王百八十八歲而薨文王百八十九歲而薨文王百九十歲而薨文王百九十一歲而薨文王百九十二歲而薨文王百九十三歲而薨文王百九十四歲而薨文王百九十五歲而薨文王百九十六歲而薨文王百九十七歲而薨文王百九十八歲而薨文王百九十九歲而薨文王百十歲而薨

論衡卷第二

漢會稽王充著

新安程榮校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

蚤天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轆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闕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
爲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爲壞所壓蹈坵岸之上爲
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
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
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
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
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閔
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
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
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
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
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
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

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
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
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
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
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
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
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
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
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
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
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
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
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

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
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
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
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
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
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
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
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
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
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
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
乎虞舜聖人也在此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
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

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
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
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
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
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
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
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
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
道温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
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
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

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小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

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
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
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
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
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
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
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
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氣軟弱者氣少泊
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
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
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
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
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

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
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
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
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
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
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
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
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
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
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
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
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
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

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
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
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
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
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
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
之徒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
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
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
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
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
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

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

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
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
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
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
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
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
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
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
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
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
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
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
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

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
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
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
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
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
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
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
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
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
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
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
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
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填爲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杵杆杵杆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杵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灼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

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
暴下蟲虵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
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虵之化乎夫
蟲虵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虵未化人不食也化
爲魚鼈人則食之見一有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
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蜃蛤人願身
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
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
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殛羽山化爲黃能能音能
反奴來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鯨之爲能乎則夫
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
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
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

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爲蠶蠶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蟻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蟻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

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僊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

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

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
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
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
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
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
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
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
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
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
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
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如使成
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
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

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
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
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
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
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
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
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
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
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
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
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

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境埆土地之本性也肥

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塿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鍤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

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礫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

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鮌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

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鷲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

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受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

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
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
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
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
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
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
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墻以自蔽
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
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
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
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
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

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
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
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
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
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
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
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
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
傳言黃帝姪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
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
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

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
滔天虵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
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
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
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
完廩火燔其下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
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故一有堯聞徵用試之
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
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
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
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
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
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

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
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往食之單于怪
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
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
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
故烏嚙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
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
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
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
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
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
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
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

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白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卽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旣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

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圉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跽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

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一有質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媪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當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

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
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
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
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
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
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
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
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
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
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
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
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
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

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
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
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
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
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
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
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
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
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
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
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
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卽召
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

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
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
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有
字訖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
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
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
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
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
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
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
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
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
驗乎

論衡卷第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模次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怪奇篇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

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
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
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與之會
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
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
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
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
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
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
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
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闔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
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
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雞之變適

生鸛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
鸛鵒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
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
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
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
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
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
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
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
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
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
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
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

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
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
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
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屈適履月毀於天螺消
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
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
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
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
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
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
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
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
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

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
喙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
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
禹葬會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
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
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
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
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
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
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
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
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
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

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
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
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
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繫也命
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繫也世謂宅有吉
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
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
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
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
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
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
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
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

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

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
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
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
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
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
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
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顙
頊戴午帝鬻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
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
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
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

夫短書俗記竹帛亂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
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佻脅爲諸侯霸蘇
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佻脅亦相秦魏項羽重瞳
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
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
爲滕公所鑿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
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
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
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
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
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
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
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

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

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
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
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
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
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
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
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
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
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
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
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
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
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

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

重一

字有

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

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
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
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
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
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
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
亞夫爲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尚方
甲盾五百被可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
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
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
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
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
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有日
之兩字

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
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
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
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
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
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
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
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
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
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
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
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
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

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
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
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
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
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
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
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
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
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
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
準長目鷲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
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
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

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
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
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
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
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
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
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
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
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
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
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

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

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
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
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
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
昌乎於是大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
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
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
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
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
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
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
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
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

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疆疆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

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蘖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卽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

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虵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
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
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
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
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
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
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
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
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
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
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
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

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
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
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
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
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
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
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
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
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一有性各有陰陽善惡在
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
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

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
 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
 接者欲一有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
 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
 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
 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
 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
 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
 長與一有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
 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
 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
 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
 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

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
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
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
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
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
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
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
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子一有告
子曰字
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
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
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
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
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

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

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嚶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

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躑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

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
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
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
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
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
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
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
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
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
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
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
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
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

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

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

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
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
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
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
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
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
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
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
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
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
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
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
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

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
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
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
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
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
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
虎狼蝮虵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
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
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
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
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
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
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

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
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
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
火故豕食虵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
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
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
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
牛羊何不殺豕巳虵也申猴也火勝金虵何不食
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
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
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
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
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

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
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
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
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
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
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
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
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
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
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
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
鷹之擊鳩雀鵠之啄鵠鴈未必鷹鵠生於南方而
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

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蹇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劔戟鬪也利劔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虵蝟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

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
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
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
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
闈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
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
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
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
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
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
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

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
拆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
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
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
案禹母吞薏苡高母嚙鷲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
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
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
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
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
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
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
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
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

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
夫令雉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
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
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
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
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
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
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
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
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
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
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
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

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
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
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
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
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漦化爲玄龜入于後
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
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
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
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
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
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
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
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

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立竈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妣氏子氏姬氏則

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妣非燕子蕙苾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蕙苾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

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
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
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
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
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
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
三代世表禹鮌之子也商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
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
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
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
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
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
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

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
矣

論衡卷第三

三才出世者得道父子也... 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第三

論衡卷第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書虛篇

變虛篇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尙可知沈隱之情尙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

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
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
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
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
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
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
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
封侯伯夷委國譏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
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
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卽
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耻負
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
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

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中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

之一人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
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
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
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
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蟪蛄遠也案魯去
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
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
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
使顏淵處闔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
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
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
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
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

闔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
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
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
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
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
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
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
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
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
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
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
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
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

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
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
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
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
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
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
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
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
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
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
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
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
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

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
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
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
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
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
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
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
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
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
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
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
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
偏皎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

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
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
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
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
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
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
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
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
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
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
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
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
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

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
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
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
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蒍子路
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
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縱旁人子胥
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
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
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
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
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
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
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

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
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
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
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
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
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
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
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
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
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
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
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

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

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

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卽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

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鷃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鷃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耻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

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
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
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
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
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
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
書其姦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
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
訃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
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
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
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

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

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載一有所九國

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

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

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

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

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己必恚怒而畔

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

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

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

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

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

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

驗柰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尙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展南面之坐位也負展南面鄉坐展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

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
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莫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
于民家主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
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
橈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
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
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
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
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
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
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
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
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

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
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
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
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
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
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
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
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
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
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
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
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鈆於筑中以爲重當擊
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顛秦王

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恆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

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使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

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

君爲子韋晏子爲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

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作

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較不齊一

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

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

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

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

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

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

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

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

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

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

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
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
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
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
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
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尙不
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
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
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
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
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
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
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

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

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
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
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
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
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
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
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
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
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
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
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矣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
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
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

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
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
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
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
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洪水時臣
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
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
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
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
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
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尙不能卻
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
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

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

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
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
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
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
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
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
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
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
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
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
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

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己能
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
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
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
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
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
舍世增言三旣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
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